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敘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

中結其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

援之卽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攷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

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
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疑傳宋從帝下
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
載疑上武帝啟有侍幸口宅口下注順之宋本諱此
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
子響傳蕭順之則作口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
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疑傳疑不樂聞人過左右投
書相告置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

朝又恩倖傳梁嚴宣著靴上殿新羅傳載其方言靴
曰洗蠕蠕傳其人著深雍鞞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嶷夢羣吏樂謁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
爲文約荅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
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
武帝之子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嶷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嶷卽其父也自作史

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疑固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苟丕極言其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往往有微異者傳末言其歿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歿已訴先帝皆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却不足取大約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歿於永明十年而文惠卽以明年正月歿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皆勦襲各書獨疑論句句自撰不用子顯元文亦與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刊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亡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

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南史七百餘字南齊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餘字南齊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已字宣儼二王皆高帝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

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
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
少府皆有丞尙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鄉
瑯郡有承縣則并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
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尙如此非定制若隋文
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
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
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

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邵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相反不知南史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刪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
遏又密啟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
正土木工費并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
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
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南史刪削所存不及十之一
二大約南史所刪多不當今不能盡據南齊亦多誤
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免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
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
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
子恪至乃免觀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且留不殺
並非因子恪至得免南史一意刪削不顧事實詳玩
彼文自明

江西卽江北

予前於史記考得江西卽江北若正言牛渚以西皆
得稱之今按通鑑第九十五卷晉成帝紀咸和七年
趙郭敬南掠江西胡三省注江西謂邾城以東至歷

陽也邾城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歷陽今安徽和州
此以和州沂江而西至黃岡爲江西對江東而言是
正言西也若南齊書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傳建武
以來高武王侯朝不保夕昭胄與弟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之時慧景在南
兖州卽今揚州此則以江北爲江西又柳世隆傳建
元二年虜寇壽陽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此江西卽指壽陽
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
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僞楚數百人特爲謀

主融志在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
爲扼要所稱江西正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
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南可以東言之二者
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沛郡事正當
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
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

退下云上又遣丹陽尹蕭口

蕭順之也
說見前

領兵繼至子

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

有文惠太子懔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所云也蓋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真傳云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叙見殺事南史固爲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籤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

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詳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
滔滔自運此予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
當諱鸞之凶狂蓋偶失之而李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
似可疑然今吳下俗語尙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
將損壞欲易之而惜費不肯改作以他木旁承之乃
易去其柱諺目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逼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

不肯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之或疑官下脫家字但恩倖傳戴法興謂宋前廢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願兒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僮任忠傳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恩倖施文慶傳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又南齊書荀伯玉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